孟子或問

一之六

四書或問十三

昌平坂學問所

内閣文庫
漢書
類號 八五一五
冊 二五
架 二七七函 二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15
冊數 13 （11）
函號 277 218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孟子或問卷第一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荅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国而不仕焉則以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荅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曰仁義之說柰何曰程子至矣而予於論語之首篇論之亦詳矣曰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

淺草文庫

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擧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

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説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擧其一耳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柰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内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

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而妄爲之說頗有以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曰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

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使其誠知孟子之學也則豈其崇勢利羞賤貧而不自知其非耶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取字之訓恐不若舊說之爲安其他則皆善矣而其所謂欲之甚則昏弊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者則尤切於事情學者所宜日深省也張子以謀之遠近分主仁義似亦未安然其所謂爾爲爾我爲我各定其分則得爲義之要矣范氏之言明白條暢雖雜引經傳之文而無遷就牽合之病其體與大學傳文相似所以告君者當如此矣然其所謂利物之利即所謂義之和耳蓋未有不仁不義而能利

物者亦未有能利於物而不享其利者也楊尹之
言則知此矣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張子不保其樂之說尚矣其引顏子之樂非孟子之本旨也其曰聖賢言極婉順未嘗咈人情者亦施於此章則可彼或出於人情之不正者又安可以不咈乎楊氏樂民之樂之說亦非本旨合與下文通為一條但引起下文之意耳曰其以利害難易為言者果聖賢之心乎曰此非謂教君以求利而苟幸其言之易行也但其理自如此耳然語意之間深以咈其君之欲為慮亦若張子之云者殆皆記者之失也與尹氏麋鹿魚鼈遂性之言則孟子初無此意也亦曰民樂其然則
可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范氏論王道之始於下文品節之事失於不分先後詳略之序其以狗彘食人食者專為豐年小民之事恐亦未盡然其意則詳備而有可行之實矣楊氏以王道之始一節為仁心仁聞似亦未安蓋不違農時以下固已有法度之施但未至於詳密耳尹氏又以一章首末皆為王道之始則其考之亦不詳也曰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

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略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説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手則民固已知尊長養老之義矣盖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爲未也故又爲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爲説亦密矣

或問五章之説曰二説皆善但楊氏仁者無敵之言爲過耳

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爲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矜勢位以厲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姦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譏耶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之言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内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

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譏
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
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爲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
抑七篇之中無復於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
復久於梁耶曰或謂孟子蓋羨襄王之能謙以下
人而檢其所問之大爾非譏之也信乎曰若然則
孟子之言當有贊羨之意不若是其略而易也且
果如此易不遂輔之以有爲耶

或問王覇之辨曰董子程子范氏楊氏之言備矣然
推其意則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
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

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爲王
者之佐伊尹大公是也不用則爲王者之學孔孟
是也若夫齊桓晋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
使僥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
固覇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覇其
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爲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爲
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若尹氏直以本末爲言則
固有所不盡也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
而孟子遽以是心爲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
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
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

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
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
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
也故間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
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爲
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
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
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
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爲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
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役於功利而不知
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

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
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爲本
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曰然則孟子既告之
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何也曰固也是其蔽之
極深是以暫明而還昧也曰君子之遠庖厨何也
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禀氣賦形之所自
而察其悅生惡死之本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
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
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爲
而爲之也曰然則曷爲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
也曰人物竝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禀氣有

異焉禀其清明純粹則為人禀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人自為同類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為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恝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曰器成而釁之禮也今以小不忍而易以次牲可乎曰釁鐘禮之

小者失之未足以病夫大體而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有不可勝用者其大小輕重之際蓋有分矣孟子所以急於此而緩於彼豈無意哉曰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間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

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
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
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
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踈遠邇無一物不
得所焉其治豈不易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
之言皆至矣但張子論孟子獨不言易者則孟子
於禮猶有所未學者恐未必如此說也范氏諸說
皆善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爲不能擧斯心加諸
彼則孟子此言正謂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
遠遺近之失欲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
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其曰心有輕重
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爲權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
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爲權度而
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曰有以齊
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
人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
曰此心之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
暗通塞之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養之厚薄若曰
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
未發之時學者爲無所用其力可乎

孟子或問卷第一

孟子或問卷第二

或問首章范楊之説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爲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爲始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爲使孟子得正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説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范氏之説而失之不過爲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爲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説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爲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

或問樂天畏天之説其詳復有可得而聞者乎曰子

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
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
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
殷勤而厚卹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
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
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
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
勾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
焉或與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
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勾
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

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為言何
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以
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
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曰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
本不同當以何者為正曰古者詩書簡冊重大學
者不能人有其藏師弟子間類皆口相授受故其
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可以一槩論也諸說
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亦得之尹氏論智者之心
以為用謀而狹隘則貶之過矣

或問楊氏徵招角招之說如何曰巧矣然未有必知

其說之爲然也

或問說者或謂明堂者齊王僭禮之所爲信乎不然也漢書猶載言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曰范氏楊氏貨色之說不同奈何曰范氏之說正矣其愛君之功而欲窒其利欲之原其意亦已深矣然於孟子因機納諫之權剖析毫釐之妙則有所未察也蓋謂公劉齊王同爲好貨特以公私之異而有厚民賊民之分則其勢不甚相遠而不難於矯革若直謂此爲厚民而彼爲好貨則其勢隔絕而不復可以相移矣然此猶特爲守正而不變之爲論耳至謂太王之事爲正家則

避難倉皇之際攜其婦子而來何以見其所謂正家者哉是愛其君之切欲其言之美而不眞其說之牽強而不足以取也其亦誤矣至於楊氏并前章好勇者爲說則有意乎孟子之權矣然於孟子陳善閉邪之正似亦未察於毫釐之際也蓋齊王之小勇正所以害夫達德故孟子請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欲其反此小勇而大之也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已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道之也此其爲失特亂義名言之間有所不盡非有甚害然其說恐未免於曲學向世之譏也易所謂遇主於巷

者以程傳考之亦不如此後段所論紹述則善矣
然不敢正言熙豐之失則意亦有未盡者讀者詳
之
或問進賢如不得已之說曰張子之說恐不然楊氏
後段之意甚善齊王之所以無臣正坐此耳
或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爲宣王史記荀子以爲湣王
而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蘇氏古史從史記荀子
是孰爲得之耶曰此則無他可考矣然通鑑之例
凡前史異同必著其說於考異而此亦無說不知
其何據也曰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
孟子引之何耶曰張子三條其言詳矣第深考之

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氏之說深切而詳明矣
或問孟子告滕文公以大王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
得矣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大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爲善以俟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也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其曰大賢以上不
可以禮法拘者權而得中是亦禮法而已矣但常
人未至於此則不可輕效聖賢之所爲寧不盡乎
禮法之變而不可失其常也范氏論仁人所以不

思其身者不足以議仁人之心至謂天下之得失不足為憂喜者又失於過高太王蓋不得已而去其先人之國豈以兆憂樂之所係而輕之哉其論去邠世守之際亦不如楊氏之精當尹氏人心向背之云亦非孟子之意也

或問卒章之説曰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於李泌君相不可言命之説

孟子或問巻二

孟子或問巻第三

或問首章諸説如何曰楊氏初説甚善至斥管仲為徒能救之於已亂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亂固非一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為但責其非有至公血誠之心以復于文武規摹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豈記者失之與其以専封一事為不尊周之験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覇假之人管仲知義之説則皆得之矣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之

所疑或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
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
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曰孟
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黝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
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
其道爲同乎二子也程子之言得之矣曰孟子既
以孟施舍爲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
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
以約爲一物而可守也蓋黝舍皆守氣以養勇然
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爲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
子則曾子之守尤爲得其要也舍謂約爲一物而

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之言則是約者孟子
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可又奪而歸之曾子耶曰如
子之言則告子之所不得者己之言也孟子之所
知者他人之言二者亦不同矣而以一說貫之何
也曰是亦嘗欲二之矣然以告子之所不得爲人
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爲不類而所謂勿求
諸心者與後所謂生於其心者亦不同以孟子之
所知爲己之言則不應無一辭之合理而常自處
於詖淫邪遁之間也是以反復推之而得其說如
此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
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

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
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
無不慊於心矣曰或者以爲言者名義之云也告
子之學先求諸外而後求之於内如此必先得仁
之名而後求諸心以爲仁必先得義之名然後求
諸心以爲義若孟子則先得諸心而所行自無不
合於仁義不待求之於名義之間也信乎曰是説
義矣而未然也夫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
孟子此章之言反復求之則亦有暁然可見而無
疑者蓋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
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

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
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凡告子之
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
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
不待安排而不可得移易者若必曰言者名義之
云則是説截然横入於此章之中於前何所承於
後何所起乎就如其言則聖賢之教所謂學問思
辨而力行之者是以先得其名義而後求之於心
行之於身也使告子專求名義而不復求之於心
則固不可今以其言推之則其已得諸言者固將
求之於心也而又何此云乎爲是説者求之文辭

義理而驗以躬行之實無一可者若從其說則是
變聖門博文約禮之教為異端坐禪入定之學也
豈不誣前哲而誤後來之甚乎抑後篇告子論性
數章皆卒然立論而辯窮即止無復思惟辨論之
意是又吾所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一驗而
其所謂勿求者二文同而意異蓋一以為無益
有損而不可求一以為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讀者
審之則得其文意而知其所以失矣曰持志養氣
之為交泰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内也無暴其氣
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
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

將無一息之不存矣曰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
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
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
於此亦可見矣曰知言養氣之説如何曰程子謝
氏得之矣蓋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
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
之形得失之等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
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
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
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
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勇而挺身以赴敵也

其不爲人揜者特幸而已自趙氏以至大至剛以
直養爲句而程子從之不從何也
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爲句者矣則
此讀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今
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爲贅剩
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
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脉絡貫通是以
寧舍趙程而從俗師之說蓋亦有取不獲已耳大
抵此章文勢雖若斷絶而意實連貫如告子之不
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之氣與孟子之知言養氣
亦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與此相類若如諸說
則間斷隔絶都無干渉未論義理之如何亦不復
成文字矣曰諸說固有以直養爲句者矣不取其
說何也曰其讀雖同而所以爲說者不本於自反
而縮之云則非孟子之意矣若楊氏以勿暴爲直
揠苗爲曲則非惟不得直字之說又并勿暴揠苗
者而亂之也曰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
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
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
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爲質也以人言之則
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
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

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氣之為貫而欲持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曰氣所以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喩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深闢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

而集於此哉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必有事如顓臾有事於上帝之類）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正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言其不可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強其所謂長也大抵今之人學或似預為之期而不為其事其或能有所為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為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也又不可以其氣未充而助之也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時不察乎

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僞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爲罪之輕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于敬爲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于敬之間亦未嘗不以集義爲言也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地流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絶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若鳶之飛而戾于天也魚之躍而出乎淵也若曾點之浴沂風雩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爲源於禪學則誤也曰諸說如何曰謝氏仁智心得其正之說是也他說則多可疑至習志之說則所以訓其有事焉而勿正者似或失其文義其曰以天自處者則失之過高又以上下察爲察見天理亦非子義也或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爲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耶

曰養氣以集義爲功而集義以居敬爲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至於浩氣已成則又何者爲志氣之別正謂此也曰范氏知言之説如何曰其論正矣然孟子以知言爲養氣之本而彼以聽言之道在先正心則失其序矣曰張子呂氏四辭之別如何曰詖而不實則必爲淫辭以張其説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爲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其此故程子以爲楊墨兼有而張子亦以釋氏爲然張子曰釋氏之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蕩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々不必指一人以主一事也曰舊讀

夫子既聖以下方爲公孫之問今以宰我以下皆爲問辭何也曰此林氏之説也林氏之書惟此義爲有功耳昔者竊聞以下至具體而微亦然若以旧説讀之則於上文皆有所不屬矣曰六子之不同何也曰聖人之道大而能傳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其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滞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爲具體而微余程子之説蓋已得之或者反之

以爲顏子合下大而所微但未彰著之稱者則過矣曰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必不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曰此章之義諸說最詳子之所論止此何耶曰此其同異得失之際蓋有不勝言者盡心以求孟子之意而後徧考而審擇之庶乎其黒白分矣此固不得而備論之也

或問王覇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察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慨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勢位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諭也

或問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人心無事而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爲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爲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惶迫處雖欲爲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其此可爲之時而爲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未近

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揚廣之流是矣其國
有道不亡哉曰夫子引鴟鴞之詩而難其知道何也
曰孔子誦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聖人之
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
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無異乎孔子之言矣夫
知道矣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
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
具總之則為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
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
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又安得而無先後輕重之
別耶曰子以四端為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
心統性情者是也故仁義禮智四端情也而皆得
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曰其不言信者何
也曰程子言之詳矣蓋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
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
而信非有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
亦可以觀矣曰然則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抑謝
顯道身汗面赤實羞惡之發也而程子以為惻隱
之心是亦其貫四端之一驗也與其他如以心為
生道分明仁愛性情之異因其惻隱而知其有仁
内外交相養等說其旨深矣而呂謝楊尹之說亦

皆有所發明讀者宜深味之但孟子方以是非之心為智之端又謂言性者必求其故而謝乃引去智與故之云以為之說則失其旨矣

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但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于文祖則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曰諸說皆善但張子之說雖非本文正意而其言有可視者謝氏尤有警於學者

或問卒章程張諸說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

乃其流之弊耳子之説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
厚矣然以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

孟子或問巻第三

孟子或問巻第四

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
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
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
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
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或曰楊
氏之説如何曰以孟子所稱成湯桓公之事觀之
則其意不爲是矣且以無所逃而不俟駕有所適
而不爲臣亦非所以明君之義也
或問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舊説以爲及親體變化之
前無使土親其膚其於人情合矣呂爲不用而別

為之說乎曰以其辭費而卒有亟不協也首篇比
死者之云類此而但說於彼則以爲比舍敢死之
士至此則又以爲是說而不顧夫倫類之不通也
必如集註之云則庶乎其兩得矣曰不以天下儉
其親如孟子之說其有稽乎曰王氏中說記太原府
君之門曰一布被三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
文意正與此同

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君爲不盡其辭以告之也曰
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信齊之將
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
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
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
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爲
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
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之誤而史氏輕信
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
燕民不悅則勿取之云爾孟子豈直以文武之事
許齊王哉

或問周公管叔之事呂游之說不同何也曰呂氏之
疑游氏辨之詳矣其原蓋出於程子之說所謂天下
理人倫之至者學者宜深味之

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爲然也
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囬面
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尹氏之説
失之矣
或問去齊出晝諸説如何曰是皆善矣熟玩之可也
楊氏齊王猶足爲善之説尤有味且其發於夢寐
者如是蓋可見其所存之正矣
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爲不豫何也
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
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
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
之樂其幾是乎
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
猶足用爲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
以有去志也然此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
況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啓發而增益於前者
且其君臣之義亦略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
眷之情也曰張子之説如何曰禮有之曰仕而未
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
爲服也張子之言蓋取此云爾

孟子或問卷第四

孟子或問卷第五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言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主賓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

天性之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曰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後莫其思繹而信從矣世子後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性之實則喜之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或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楊

韓氏或以爲惡或以爲混或以爲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爲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爲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爲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爲得性之眞而有功於孟子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粗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彛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爲同體時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

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絶句之說恐其誤矣尹氏以聞善而從爲信善之證秉彝好德之論也然專以是而信則未矣

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爲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爲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何也曰服美不安而食甘不甘也其爲大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紛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旣失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爲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爲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

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
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
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
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
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
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
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
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
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
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
果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
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弥文而用廣故受田之際亦隨時而加焉曰貢法太禹之
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曰藕氏林氏嘗言之矣
藕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為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及其末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
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歳之常數又因遊
豫則觀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觀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
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曰先王之學教民其效
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覩其效何耶曰
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咏歌弦誦之間
酒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
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脩己治人
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

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
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督之者又適
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
於聖賢之域者亦往々反爲俗學類風驅誘破壞
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
如先王之時哉先王君子蓋有憂之故程文夫子
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謬而復於先王
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
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
乎

或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

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
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
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
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
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時乎曰禹之功大矣而
孟子以皋陶配之何也曰皋陶之學純粹精密而
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爲助尤多故舜欲傳位於
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曰
尹氏之說如何曰是其爲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
非徒言也

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

闢邪說爲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
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
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冦賊之害聖
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曰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
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出
於一而無二者也其性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
一焉蓋一體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
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踈遠
近而所以爲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
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

功則正之曰遂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
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爲仁義者上
矣

或問湯爲童子復讐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
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
爲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
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
其曲折之如此哉湯貨歸豚事亦類此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
心爲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
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

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爲此之紛々
而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
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本之不可不理者也
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
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
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
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
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乱世而
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
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
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由而觀其父
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得於正
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耳
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
言猶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者以爲差之毫釐繆
以千里爲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爲一本矣
又有以愛有差等爲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
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
有差等爲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之學於墨矣而
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
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

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妹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説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萌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

孟子或問卷第五

孟子或問卷第六

或問大丈夫之説其詳可得聞乎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眞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義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觀儀行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眞可謂妾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决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主而

夫三言者又以廣居爲主也今資治通鑑之書此語乃削去廣居之云而尹氏之於此解亦不覺其有遺吾皆不能識其何説必不得已而去則若程子所謂居廣居而行大道者其於本末體用之間庶乎其包舉而無遺也

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况君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其民爲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盖不得已而然耳

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曰食志而不食

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曰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乱賊而謂人不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曰諸説如何曰程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吾已辯之於論語之篇矣克已復禮之説分而爲之亦恐未曉豈其記録之差歟若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云者則皆至論矣

或曰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其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其不以其道取於人爾成之也君子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其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少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

孟子或問卷第六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